

文藝創作

土地和槍

荒草著



光華書店發行



前言

集子裡所收的幾篇東西，都是來東北後寫的；過去我對小說，報告文學感興趣，但是因為對解放區人民生活不熟悉，所以始終不會動筆，這幾篇算是一個嘗試。

「土地和槍」載於東北文協會刊「東北文藝」第一卷第二期上，這是描寫東北初期進行土地改革時農民的參軍熱情，現在東北的土地改革已經勝利完成，情況已大為改觀，像殷紅玉這樣的農民更不知有多少了。

「除夕」，載於「東北文藝」第二卷第五期，這是我在短期的訓練三百來個俘虜時所收的材料。「黃金久」，實有其人，故事完全是真實的。

「掛毛主席獎章的何雲生」，是東北人民解放軍一位著名的戰鬥英雄和人民功臣，這也是就其實故事寫下來的。這一篇是新寫的。

「我們是解放區來的」，載於一九四七年四月。五月份的東北日報上，解放區人民經過了土地改革的現實教育，自己成了解放區的主人翁，他們那種自願的熱情愉快的勇敢的支援前線的英勇精神，當我和他們接觸的時候，我深深的被感動了，可惜我這隻拙筆不能把它很好的寫出來。

目錄

小說

土地和鎗

一

除夕

二八

掛毛主席獎章的何雲生

四六

報告

我們是解放區來的

六五

一、兩個世界的人民

六五

二、憤怒的農民詩歌

七三

三、由恐懼到無畏

七八

土地和鎗

一

「手主要是拿這麼一根亮光光的三八鎗，身上這袋橫七豎八地積上一百來發子子，他胡子收來，我這麼格貴格貴打地幾鎗，還不擦倒幾個？別說胡子來，就是反動派來了，我有一棵頭，沒愁得不夠本錢麼？」

段紅玉自從入了工人會，由於兩半屯抗活工人的自願，又全參加了武裝隊，他也參加了。爲了防阻，武裝隊的人都自願勤務，五天一換，大家輪流着來站哨。所以今天晚上，他拿上一桿民國初年造的土鎗在村公所門口站第一班哨。

他穿一件滿是窟窿眼的破棉襖，窟窿眼裡漏着肉。腰裡臨時束上一根皮帶，皮帶上掛個火藥包子。草帽戴得齊到額頭，剛好遮住了他那張俊秀的四方臉。初七八的半圓的月亮高高地掛在天空，他

這高個子的黑影被月光縮成一團放在牆角。土槍斜靠在右腳邊，他把它擺來擺去的看，槍上還有銹，一點也不發亮，不看還好，越看，他越想那三八槍，有個三八槍多神氣！他擰着眉頭：這玩意兒還能打仗麼？不能老幹這武裝隊，不賞兵不行。拿着這老洋砲（土槍），不是送死去？一放槍，就誤了人，別人沒打着倒光打着自己。口太大，砂子一出去就掉了，飛也飛不遠。

「鮑祥，奔起過八路軍，你看見了嗎？」

「怎麼沒看見，都是關南人。」鮑祥懶洋洋的回答。

幾個子鮑祥躲在牆角的暗影裡，背靠着梯子吸着旱煙鍋，免得門外官道上過往的人看見他，他跟鮑紅玉一塊參加武裝隊，這一班是他看管。

「不是。我是問你看見他們那槍了嗎？」

「怎麼沒見？一人一棵三八槍。」

「好吧？」

「好。」鮑祥說。「你真想去當兵麼？咱們一塊兒去。」

「我是決心去的。你，我可管不着。」

「你能離開家？——我不相信。」

「你歇着吧，說走就走。」

「你大爺能讓你去？不讓你這傢伙才怪呢！」

「他讓？——讓我也得去。」

「你屢屢的可就難對付了。人家前年才過門，年輕輕的，比你小一歲吧，才二十呢！捨得讓你走？——你比不得我，除了個老母親難對付，光棍一條。」

「哼，娶上個老婆就找上絆腳繩了？你歇着吧！」

「我看，我去得了，你也去不了。你爺爺八十零了，你大爺五十五，老婆子年輕，都是些靠人養活的人，你能丟得下？」

「看你說的……火燒到眉毛尖的時候，你不丟下也得丟下。」

「什麼火就燒到眉毛尖上了？」鮑祥驕興地走過來問他，同時，取下煙鍋，在門上磕掉了煙灰。

「你他媽嚇唬人！」

「怎麼嚇唬人？你沒聽縣裡陳主任說，人家蔣介石想過來，他要過來，誰分了一針一線都要逼着原封退還，那東西要過來還了得起；那不跟遠處疫一樣，窮人都該死了？這不是火燒到眉毛尖了嗎？」

「站住！」殷紅玉朝着那摸過來的黑影大聲喊叫。「把胳膊扎起來！」

那黑影並不站住，反而一直朝殷紅玉走來，邊走邊哈哈大笑地說：

「你他媽眼珠子瞎了？是我，我，你都認不得了？」

鮑祥拿上土槍，腳踏上梯子，正想往牆頭上爬，聽見答話聲音，知道是十六歲的弟弟來了，趕快下來說：

「是『磚頭』『磚頭』。」同時，屁股紅玉。「我看你有點病得迷糊了，這麼大月亮，你還看不

清人。」

上老部隊當兵的事已經傳說好久了，殷紅玉下定了決心，却總沒得到過確信，要是人家走了，他趕不上，這一回豈不是又錯過好機會了？

下了哨，殷紅玉去找村長，但村長他們全上崗上開會去了。等等等不回來。他在東屋裡坐了坐，點上燈，看看屋子，還跟大地主老宋家住屋一個樣，光少了些擺設，心裡很快活，現在要分房分地，你大地主的屋子也有咱們這些窮光蛋隨進隨出的一天了。西屋裡十幾個攤動務的窮漢又笑又鬧，要得挺歡樂，都是些莊稼活夥計，大夥兒成天有說有笑的，從沒有跟他紅個臉。拾頭他找着了副村長劉文禹，他正盤腿坐在炕桌邊寫什麼。他好像有什麼事在發愁，寫兩下又把筆停下來，殷紅玉知道他的脾氣有點倔。碰上他不高興，想求他辦點什麼事也不願意。可是他從不和人鬧着玩，村裏有什麼事，他一句話就算。是個老實人。既然進來了，不問也不行，憋在肚子裏這麼久也怪難受。

「副村長！」叫了一聲，副村長沒聽見。殷紅玉又叫：「副村長！」

副村長頭也不抬，鼻子裡「哼」了一聲。

「參加上老部隊，啥時候走？」

等了一會兒，副村長抬起頭來，像是要回答他，不料副村長皺着眉頭說：

「你有什麼事就說，問這些幹啥？」又低頭寫起來。

「我要參加。啥時候走，請你叫我一聲。我也要去。」

「你真要參加？」副村長眉開眼笑地抬起頭，瞧着殷紅玉的有些病容的臉。

「真要參加。」

「好傢伙。臨走時我一定來叫你。」副村長決斷地說。

殷紅玉回家時，一路上真高興，跟副村長說好了，他一定會叫我的，邊走，邊隨口唱起分地會裡新學來的「調兵」歌子：

臥坐舖房間況況，忽聽門外來調軍，不知調那軍。

南軍北軍通通不調，單調咱家八路軍，天天打日本。

大的不過十七八，小的不過二八春，一般童子軍。

左手拿的盒子砲，右手拿的衝鋒槍，一打二十里。

南軍北軍通通不打，單打中央胡子軍，保護老百姓。……」

二

兩半屯這地方也生得古怪：你說它窮呢，村裡老宋一家就有百八九十畝好地，四五座大院子，你說它富呢，全村十二戶人家，十一家都是抗活的窮光蛋，冬天不蓋被子，吃飯不吃油鹽；你說它偏僻呢，一條大官道打村當間穿過，上西陰，坐火車也走這裡；你說它開通呢，城裏出了什麼事，路上過

了什麼人，杜戶從來很少知道。爲什麼？因爲大夥兒成天不是在場院裡忙，就是到幾里路外山裏去砍柴火了，手邊沒有錢輕易也不上西場去買個油鹽；城裡的消息，傳到西場就駐了腳。大官道雖是大官道，地方太小，過路人有限，知道兩半屯，頂多也不過在屯西而非邊上飲飲馬。所以，傳開了傳聞，盼望了盼望，西場已經見過八路军，兩半屯却還不曾見過，兩半屯到西場才不過三里。

見不着錢盼，越見不着越盼得利害。殷紅玉就是這樣。

有一回，那是臘月初幾，大雪蓋了幾尺深。窮人凍得躲在家裡發抖，兩半屯却開來了一股隊伍，開初以爲是胡子，都怕出來，後來知道是八路军，窮人多高興，多歡迎！穿個破棉襖，披個麻袋，凍得吱吱吾吾的，全出來看，一看果然挺好，他是年青小夥子，一說話，嚶哩哇唧，不大聽得懂，就是一說一個笑，一說一個笑，叫人心裡快活。他們穿挺闊。皮鞋皮帽皮大衣，一人一個馬，說是馬隊，還有大車。往那兒去？說是上北去。殷紅玉心動了，想參加。鮑祥說：

「想去你就報個名，上車吧！」

殷紅玉倒反而有點遲疑，回答說：

「等一下。我看好了，就要去的。」

從此，殷紅玉實心實意信服八路军好。想參加的心一天比一天大。

今年開春，大地主的管服先生碰見他，叫他：「來抗大活吧！」

「不啦。」殷紅玉說。「今年我存心當兵了，光做工夫，不抗活。」

抗活是一條腸子。錢是整錢，只是說定一年就得幹一年，連陰時候使錢也說定了，使一個就少一

個，也不能歇着。做工夫是零錢，不保險，有就做，沒有就得餓，但是做工夫能歇着，能在家拾個把柴火，隨時就要去參加就參加，大地主他不敢懶！

有一天下午，太陽兩人有點暖氣了。殷紅玉拾隣村大地主家割地種豆子。從南邊大路上骨碌碌，骨碌碌來了好些大車，一隊一個車上坐一個拿槍的，大概是三八槍吧？那麼亮堂堂的。車上裝的盡是藏穀，子彈箱子。車走到他跟前，他們在車上又說又笑地和他講話，問這問那，說了一大片，還是聽不準，光聽見個「老鄉」，殷紅玉心想，怕是他們沒見過鋤頭，告訴他們鋤頭，他們也聽不準，有兩個就跳下車來，拿起他的鋤頭在地裡劃了兩下，劃得倒挺不錯，不付把豆子割掉吧？一說話，他們就嘩嘩嘩大笑起來，殷紅玉一瞧這些兵挺好，挺樂和，一定是八路軍！心裡真樂！

晚上，有十來個八路軍住在老宋家，窮人都去歇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圍住他們，又說又笑，殷紅玉站在眾人背後，光顧着，越瞧越想跟他們走，但是他們光說往北去，往北是往那裡去？跟上去走了，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？第二天起早去看，說是半夜就走了。過後，殷紅玉很後悔，心裡難過好幾天。

鄰村都在鬧分地，兩半屯的窮人心裡直癢癢，有一天，大夥兒圍着大地主開了個會，大夥兒圍着要分地，選了村長，村長說：「窮人該有個工人會」，全村十一家抗活的全寫上名字參加了。村長說：「咱們翻了身，應該保家保地」，工人會就變成了武裝隊。又幹活，又站崗，大家挺高興。七月裡，下了幾天雨，雨一停，窮人又到潘大院房後面的樹林子裡開會。連幹部，武裝隊的，村長什麼的有七八十號人，怕漢奸大地主來偷聽，武裝隊的還站哨。這是一大叢榆樹林子，長挺長，寬可不寬。

村上幹部都上台講話，中途還下了一陣雨，完了還唱起歌，不會的也跟着哼。這一回，衆人說：給老宋留下四十畝地，十間房，叫他搬到西頭那個院子去住。剩下的百四五十畝地，幾十間房，拿出來大夥兒分，人多的多分，人少的少分，誰家子弟當了兵，他家就多分一份。老宋家現住的房子，前院拿來做村公所。……

殷紅玉參加了，成天就跟工人會的踴躍，村裡有大小事，他都去參加。推磨，抗糧食，開會，担水，……當地時幫助拉糞，都有他。人家叫一聲：「殷紅玉，到區上送個信吧！」他就去送信。人家叫一聲：「殷紅玉，把這一車公糧送到區上吧！」他跳上車，馬鞭一揮，大車孔降孔降地就跑走了。村裏人都誇獎說：「殷紅玉這小子，心真算誠了！」

有一回，殷紅玉扶個破犁叉子給人家種那個洋麻地，鮑祥撒子，大路上過來一個穿夾大衣的人，四十來歲，瘦小個，留著個辮子，看見殷紅玉，就嘻皮笑臉地說：

「殷紅玉！聽說你要參加，是不是？你是個傻瓜！」穿夾大衣的小聲說：「八路軍人少，中央軍人多，武器多，當心中央軍過來拉掉你的脖子！中央軍就要過來了！」

「我不聽那個！」

殷紅玉一時氣得沒有了主意，大聲說。兩個眼珠子鼓得挺大挺圓，恨恨的瞪了那人一眼，轉過身不理他。心想：這是反動派。那人見話不投機，笑著說：

「你不信，你看着吧！」順大路走了。

「這個傢伙是誰？」殷紅玉問鮑祥。「我不認得他，他認得我？」

「這就是大地主！」鮑祥說。「誰知道他叫什麼。」

「他怎麼知道我要去參加？」

「你不是說過——」

大地主走了不多遠，殷紅玉氣得大聲直嚷：

「拉呀！我也要參加。你拿拉呀子來惹嚇我，你恐嚇個鬼！」

他順着腳跟大罵。那破犁叉子一上一下的隨着他的手跳躍，牲口奇怪地回頭瞅一瞅他，樂得在地裡尋草吃。鮑祥罵道：

「你扶犁，我犁，扶個鬼呢！吵什麼？」

殷紅玉紅着臉子。他指着已經走遠的大地主的背影說：「看誰先拉掉誰的呀子！」他「嗖」的一鞭子重重的打在馬背上，「走！」他大叫一聲，那馬護痛，拉起犁叉子就飛跑起來。

三

接連上山打了兩天柴火，村上還沒有來叫他。瞧見熟夥計，都說參加的快走了。殷紅玉攸着榆樹條，心裡就發急：「是不是村長他們把我殷紅玉給忘了？」

門口窗前，榆樹條什麼的，枝枝叉叉的堆得比屋簷還高，把那小小的掛滿煙塵絲的窗戶全遮住

了，殷紅玉縮在黑骨隆冬的炕上，蓋着被雨淋過的牛乾的破棉襖，昨夜淋了雨，就有些頭痛發暈，病好像利害一點，腿上又長了一個癰子，今天在山上又淋濕了一回，晚上肚子裏也不自在，老婆嘖嘖叨叨地在耳邊說些什麼，他也無心聽，一心只懷疑：爲什麼村上還不來叫？

第二天天一明，他就爬下炕。脚下有些軟。他披上半乾的破棉襖，顛顛跛跛地朝門外走。「人家都去了。我是自願的，他不來叫，我個人不能去嗎？今天先報上名！」

「又到那裡去？成天在外面溜達，家活也不幹了！」五十五歲的父親追在屁股後面罵他。

「又去給人滾拉地？一雙鞋也換破了，光剩個鞋幫子了還往外面跑？」他老婆站在父親背後罵他。

「誰說我又去拉地？」他扭過脖子頑強的說。繼續走過潮濕的院子。

父親料定他是爲了當兵的事。一跛一拐地追上去，關切的說：

「你不是病了？不要出去亂跑，今天就在家裏養一養！」

「我沒有病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拖着破鞋，蹣跚地走了兩步，出了前院。同時，挺起胸脯，鼓一鼓氣，像個健康的人似的。蹬上鞋，跨着大步，向村上去了。

「兒大越難管！……」他聽見父親在背後歎息說。

村長他們全在，屋子裡煙騰騰的，七八個人正在商量什麼事情，抽着煙捲。殷紅玉撞進去，見了村長就問：

「村長，人家都參加了，爲什麼還不叫我？」

「你真等不得。」村長笑着說。「不叫你也來了。」

「還等不得？我等了半天多了。」殷紅玉說。

衆人嘩嘩地笑起來。

「殷紅玉，你這小子，心真誠！」

「誠不誠，反正就是這個樣子，我自個兒願意參加就是了。」

「你拿了區中隊的條子嗎？」副隊長問。

「沒有。」殷紅玉有點惶然。心裡問：「拿啥條子？」

「快去拿吧，要打保條！」

自願參加還要打保條，當個八路軍真不是件容易事！難怪八路軍這麼好！殷紅玉說：

「村長，你給我打個保條吧！」

「我跟你打保條，誰保着我呢？」村長半開玩笑地說。

「我們是自願嗎，你還是不打？」殷紅玉有點生氣了。

「你這小子真算心誠了。」

村長從桌上拿過本子，扯下一張，用毛筆在紙上寫了些字，又蓋上牛骨頭小印章，把紙條給他，

說：

「你明天去區中隊吧。有個尙德君，他也要去，等着和他一塊兒去也行。」

「要等不着，我就自個兒去了。」

退出辦公室來，他心裡真高興：村長親自打的保條，不怕老部隊不要了，現在算是參加定了。不

如上面中隊去走走，看看陰時候走。

x

x

x

區中隊離兩半屯不遠，一走就到。也是住在一個大地主的院子裡。院子裡人真不少，有七八十個吧，都是些抗莊稼活的。吵吵鬧鬧的，看他們多高興！一定都是來當兵的。是不是就要走了？他趕快往正屋擠進去，一定得找楊區長，先報上名。屋子裡，方桌周圍，人也站得滿滿的。他在人背後點起脚尖從腦袋縫裡往裡上看，區長，中隊長都正在寫名字。縣裏陳主任也在。有一回發信，殷紅玉見過他。今天，他還穿個灰不降冬的洋服，頭上戴着帶遮的平蓋的帽子。年紀不過二十三、四歲，他是關南來的八路军，不是本地人，可是，說話跟東北人也差不多，聽得清。陳主任笑着在跟大家講什麼，一時摸不清。忽然，陳主任說：

「不害怕的舉手！」

嘩的一下，屋子裏二三十人全舉起手來。殷紅玉也毫不遲疑地舉起手來，心想，「一定是問的當兵的事，我自己本來不害怕，為什麼不舉手？」他的手舉得挺高，心裡真樂！

「害怕的舉手！」陳主任說。

沒有一個人舉起來。

「不害怕，」陳主任笑着說。「為什麼昨天晚上跑了一個呢？」

「他就不想當兵嘛，怎麼不跑？」殷紅玉在人叢中大聲說。他真生氣：想來還不容易來，來了的倒跑回去，真是個沒出息的傢伙！衆人都回過臉瞅他，同時，都嘩嘩嘩大笑起來。

陳主任站起來，個子不高，仰起頭用眼睛在人背後找他，同時問：

「你樂意當兵嗎？」

「我誠心當兵，我還有不樂的？」

衆人見陳主任要跟殷紅玉說話，慢慢地讓開一線路，殷紅玉趁勢閃着身子擠到椅子跟前來。陳主任跟着這滿臉笑容的大個子說：

「你誠心不誠心，我們不知道！」

「你們不知道，我更樂！」

「這回是上老部隊呢！」

「我就樂意上老部隊，有槍我就不害怕。在滿洲國，跟人家抗大活，沒有槍，光受大地主壓迫，支也不敢支一聲。槍也是一種寶，地也是一種寶，有了寶貝我就不怕。槍得到手，地也得到手了，把反動派能打倒，是不是好呢？有了好槍，打胡子，打蔣介石，打陰我也幹！」

「這小子真呱呱叫！」衆人說。

殷紅玉想起陳主任剛才說的昨晚跑一個人的事，肚子裏的氣還沒有消，「根本又不是誰派你來的，你自願的，離不了家要開小差，你就不要來！」

「真會說話！」有誰在人叢中似笑談非笑談地說。殷紅玉只是平平淡淡地回答說：

「本來抗大活出身，就不會說個話，幹啥就是個心誠！」

「你不想家？」陳主任問。

「我不回家。人家八路軍幾千里地來到這兒，人家沒有家？」

「你說得對！」陳主任點頭讚歎說。

「對？你沒有家？」殷紅玉鼓起一對眼珠子，氣還沒消，好像陳主任就是那逃走的人一樣，質問地說。「國不治好，你家能好？國治好了，你家也有了，啥也有了。」

「對，對！」衆人都點頭。

「你要參加，有什麼困難沒有？」陳主任關心地問，同時想打斷他的話。「咱們兩人談一談。」

「沒有。」殷紅玉有些討厭回答這種問話。

「真沒有。」殷紅玉肯定地說：「人家爬冰溜雪來到這兒就是爲了咱們東北人民，咱們自個也得團結起來爲自個，操心說，困難是沒有！」忽然，他的眼珠子鼓得挺圓，很兇猛地說：

「他拉掉我脖子我也要參加八路軍！」

衆人十分詫異地看着他。他極端鄙視地罵起來：

「大地主，恐嚇我？『中央軍』……你們轟轟的，你們誰看見過？『他武器多』人盡是壓迫着來的，心不齊，他武器當什麼呢？咱們學習好了，他武器當什麼呢？——他武器當什麼呢？咱們零拉就把它拉盡啦！——『人少』，咱們慢慢兒的人就多啦……你不參加，你家裡還有什麼離不了的事？……」

衆人全十分驚愕地看着他，好像給什麼東西嚇呆了似的。區長，中隊長也停下筆聽他說話。殷紅玉把因一個人跑了引起的滿肚子怒氣都出盡了，停了一會，才平心靜氣地說。